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袁嘉成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本文研究了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通过激发兴趣、吸收新知、调整认知、组织信息和应用知识五个步骤,使学生在阅读中构建和优化其知识结构。本研究以“A Trip on ‘The True North’”为例,通过多媒体导入、思维导图等资源的使用,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新情境中。该模式不仅给教师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而且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图式理论; ATR 学习模式;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 核心素养

1. 引言

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尽管教师在课堂上花费大量时间讲授词汇和语法,学生仍然难以有效理解复杂的阅读材料。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知识的单向传授,忽视了学生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学生在应对复杂多样的阅读任务时,往往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和上下文理解能力,这进一步加剧了阅读理解的困难^[1]。

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强调人类通过已有的知识结构(图式)来理解和处理新信息。该理论认为,当学生能够激活并应用已有的图式时,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新的阅读材料^{[2][3]}。ATR 学习模式由 Rumelhart 和 Norman 于 1978 年提出,是图式理论的重要扩展,旨在解决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问题。ATR 学习模式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这一模式,教师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背景知识,增强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从而解决当前教学中的困境,提高教学效果^[4]。

2. 理论基础

2.1 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由 Bartlett 于 1932 年首次提出,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Bartlett, 1932)。图式被定义为大脑中存储的知识框架,能够组织和解释外界信息。根据图式理论,人类通过图式将新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从而理解和记忆新信息(Rumelhart, 1980)。这种理论为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框架,解释了人们如何利用已有知识来处理 and 吸收新信息。

在阅读时,图式发挥着关键作用。Carrell & Eisterhold (1983) 强调,阅读理解能通过三种类型的图式来解释: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强调读者对语言规则和词汇的理解,内容图式强调读者对主题背景知识的理解,而形式图式强调读者对文本结构和组织的理解^[5]。这三种图式共同帮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效地理解和记忆文本内容。

2.2 ATR 学习模式

ATR 学习模式将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积累(Accretion)、调整(Tuning)和重构(Restructuring)^[4]。积累指的是将新知识整合到已有记忆中,这是最普遍的学习形式。通过逐步引入新信息,扩展和丰富现有的知识网络。调整则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微调,通过不断练习和重复操作,使知识在细节和准确性上得到改进。重构是对现有知识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或重新组织,以形成新的概念框架或图式。重构是学习过程中最复杂且耗精力的部分,但也是实现知识创新和深入理解的重要途径^[6]。

ATR 学习模式能帮助学生有效地整合和应用新知识。在教授英语阅读时,教师通过设计不同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激活和运用已有的图式,使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得到提升。通过这种方法,学生能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网络进行连接,还能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强化和调整这些知识,最终形成全面而深刻的理解^[7]。

3.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促进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探索

根据《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英语核心素养的培

养目标在于让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灵活运用语言，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ATR 学习模式通过激活学生的背景知识和已有图式，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文本内容，从而提升语言运用能力。此外，通过调整和重构阶段，学生能够不断优化和更新其知识结构，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能力，这与英语课程标准中对思维品质的要求完全吻合^[8]。

现以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5 Canada--The True North 中的 Reading 版块为例，文章标题为“A Trip on ‘The True North’”，以此探讨 ATR 学习模式促进阅读教学结构化知识构建的方法与途径。

3.1 激发兴趣，唤醒背景知识

在“A Trip on ‘The True North’”的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他们的背景知识。文章讲述了李黛玉和她的表妹刘倩从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出发，乘坐火车横跨加拿大到达蒙特利尔的旅程。通过多媒体资源的导入和背景知识问答，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激活已有的图式，为后续的阅读教学做好准备。

活动设计：

(1) 多媒体导入：利用加拿大地图、温哥华的图片、旅行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引导学生了解加拿大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

(2) 背景知识问答：通过问答环节，引导学生回忆与加拿大相关的知识。例如，“Do you know any famous cities in Canada?” “What natural landscapes in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等问题，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激活已有的图式。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在阅读前形成对文章主题的初步理解，为进一步的阅读奠定基础。

3.2 吸收新知，扩展主题内容

在阅读过程中，学生需将新信息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逐步积累相关知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还能丰富知识网络。

活动设计：

(1) 分段阅读与集体讨论：在进行阅读前，老师指导学生将文章进行分段，阅读后进行集体讨论，接着让学生总结各段大意，联系先前的知识。比如，在阅读第二段时，学生需讨论其温哥华的景点与气候特点以及其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

(2) 制作思维导图：教师应安排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

制作，将有效的信息和文中的关键词串联，帮助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比如，学生在制作李黛玉与刘倩旅程的思维导图时，应包括游览的城市、景点和文中获取到的知识等内容。

通过以上活动，学生可以更好地获取和理解文章大意与细节，并把将新旧知识进行整合加工。

3.3 调整思维，完善认知结构

在阅读过程中，教师应不断引导学生调整和完善其认知结构，以达到学习新知识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学生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和总结大意，能够形成清晰且具体的知识架构。

活动设计：

(1) 分析因果关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获取文中的逻辑因果，认真其中的因果关系。本文中需理解温哥华吸引大量居民定居的原因以及当地气候如何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

(2) 制作信息结构图：制作信息结构图的过程，可以使学生对文章中的因果关系和逻辑顺序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绘制路线图，表明李黛玉和刘倩在加拿大不同城市的停留和经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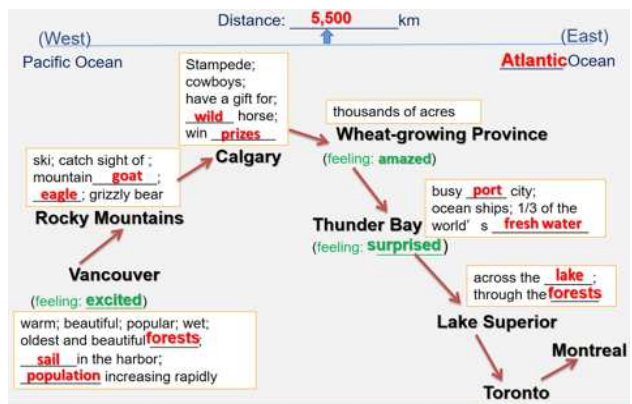


图 1 李黛玉与刘倩的加拿大旅行路线图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内容，调整和优化他们的认知结构。

3.4 组织信息，重构知识框架

获取文本语言，归纳主题知识，编码信息结构，这一过程旨在对语篇内容进行层层提炼，形成指向主题意义的概念框架，并建立知识之间的关联。

活动设计：

(1) 核心概念提炼: 引导学生总结文章中的核心概念, 并讨论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例如, 问学生: “What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article?”

(2) 结构化知识建构: 在思维导图和信息结构图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炼和组织信息, 形成关于加拿大旅行的结构化知识。例如, 制作加拿大旅游手册。

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能够建立起关于加拿大旅行的结构化知识,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and 记忆文章内容。

3.5 知识应用, 内化与扩展

建构结构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深度学习, 促进知识的内化和应用。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延伸活动, 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 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创新。

活动设计:

(1) 主题反思与讨论: 引导学生回顾文章的主题, 讨论他们从文章中学到了什么。例如, 问学生: “What did you get from this article?”

(2) 应用与延伸活动: 设计一些应用和延伸活动, 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新的情境中。例如, 学生可以制作一个家乡的旅行指南。

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能够将他们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结构化知识内化, 并应用到新的情境中, 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结合以上五个步骤,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还可以促进他们的知识建构和应用能力, 为实现英语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有效的教学策略。

4. 结语

基于图式理论的 ATR 学习模式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提供了系统化的教学方法, 这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通过这一模式, 学生能够在阅读过程中逐步构建和优化其知识结构。在“A Trip on ‘The True North’”的教学中, 教师通过多媒体导入等步骤, 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还使学生在实践中内化知识, 并能够将所学内容应用于新的情境中。这种教学模式不仅符

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对核心素养的要求, 还为教师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 应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一模式, 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推动英语阅读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爱静. 图式理论在高中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J]. 《传播与语言学研究》, 2018(2):32-26.
- [2] Anderson, R. C. (1977). The Notion of Schemata and the Educational Enterprise: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e Conference [A]. In R. C. Anderson, R. J. Spiro, & W. E. Montague (Eds.), *Schooling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Hillsdale, NJ: Erlbaum. 415-431.
- [3] Kintsch, W. (1988).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J]. *Psychological Review*, 95(2), 163-182.
- [4] Rumelhart, D. E., & Norman, D. A. (1978). Accretion, Tuning, and Restructuring: Three Modes of Learning [A]. In J. W. Cotton & R. L. Klatzky (Eds.), *Semantic factors in cogni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37-53.
- [5] Carrell, P. L., & Eisterhold, J. C. (1983). Schema 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 *TESOL Quarterly*, 17(4), 553-573.
- [6] Norman, D. A. (1982). *Learning and memory*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 [7] Gershkoff-Stowe, L., & Hahn, E. R. (2007). Fast Mapping Skills in the Developing Lexicon. *Journal of Speech [J].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0(3), 682-697.
- [8] 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4-5.
- [9] 卞金华. 基于语篇知识建构语篇主题意义的语言实践活动 [J]. *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 2020(11):54-58.
- 作者简介:**
袁嘉成 (2000.04), 男, 汉族, 四川雅安, 西北师范大学学科教学 (英语) 2023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语学科教学。